

論萬曆征東島山之戰及明清薩爾滸之戰

——讀明史楊鎬傳——

王 崇 武

明自援助朝鮮平倭，國用大匱，清因破遼三路之師，勢力漸強。島山及薩爾滸之戰，在前後兩役中，具有決定性之影響，而兩戰明方之主將皆為楊鎬，則鎬在明清交替之際誠有重要關係矣。惟明史鎬傳記兩次戰事皆脫略不詳，於其所以失敗之故，亦不甚了了；至記薩爾滸之戰，更有誇誣之意存其間。茲因藉助朝鮮記載，證以中國舊聞，參校訂正，相互發明，庶於此關係重大而茫昧不明之史事，可重為論定乎？

(甲) 島山之戰

(一)

明史武伍玖鎬傳記萬曆二十五、六年島山之戰：

萬曆二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九月朔，鎬始抵王京，會副將解生等屢挫賊，朝鮮軍亦數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總督邢玠提督麻貴議進兵方略，分四萬人為三協，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春芳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島山，結三柵城外以自固。鎬官遼東時，與李如梅深相得，及是遊擊陳寅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鎬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官兵四面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志，賊日夜發礮，用藥煮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能下。賊知官兵懈，詭乞降以緩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長救兵驟至，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吳惟忠遊擊茅國器斷後，

賊乃還，輜重多喪失。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挈貴奔趨慶州，懼賊乘襲，盡撤兵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鎬既遭父喪，應爲母喪，詔奪情視事，御史汪先岸嘗劾其他罪，閣臣庇之，擬旨褒美，旨久不下。贊畫丁應泰聞鎬敗，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並劾位一貫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臯營救，乃罷鎬，令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已東征事竣，給事楊應文劾鎬功，詔許復用。

案此傳多與史實左，亦有記敘模糊，僅得其局部真相者，茲申論如次。

(二)

鎬傳記島山事，蓋直接或間接採自神宗實錄及明人所撰史籍。實錄以天啓元年末下詔纂修，迨崇禎四年書成，時建州之禍方殷，明臣之推原亂本者，每以薩爾滸一役爲發軔，而遼東四路出師，鎬固主帥也。史臣積憤之餘，至對鎬在島山功績，亦鮮平情之論，如實錄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丁亥載：

先是十一月乙卯，經略邢玠曰：「經理楊鎬聞命卽倉皇夜遁，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於是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與李如梅黨欺貪懦狀，可萬言，上遂罷鎬。是役也，陳寅乘勝登蔚城，援枹鼓之，可滅此朝食，忽鳴金而退，鎬不欲寅功在李如梅上也，故功垂成而復敗。鎬罷後二十年，奴酋難作，復起鎬爲經略，仍用李如柏爲大帥，而有三路喪師之事。蓋鎬與李氏兄弟比，以遼事首尾數十年，卒以破壞，故致恨亡遼者，以鎬爲罪魁云。

二十七年九月乙丑載：

命楊鎬以巡撫原官敘用，鎬輕率寡謀，東征時，偏聽李如梅等，縱酒戲謔，蔚山之役，舉垂成之功而敗之，爲勘科所糾，朝議以倭已蕩平，姑原其罪，乃後來謬起爲都帥，俾征建酋，遂致三路喪師，幾危社稷，良可恨也。

又沈德符野獲編黃景昉國史唯疑等書亦約略同此，不具錄。考島山爲蔚山別堡，實錄作蔚山者，舉其大名耳。諸書以撰在明季，作者感情受時代影響，故以後來之功

罪，度前此之是非。惟實錄雖筆誅鎬在島山失事，對其東征功績亦未嘗盡掩，如萬曆二十六年二月所載邢玠疏題及三月汪先岸論劾，溫旨留鎬，皆其顯例。鎬與張位沈一貫等同爲主戰黨，詳後，時張沈適爲宰輔，所下獎勉慰籍之詔，當有二人陰助，然亦可見島山初敗之頃，政府持論猶爲平允也。

(三)

島山鏖戰真相，證以朝鮮記載始爲明顯，朝鮮宣宗李昞實錄：

三十一年 萬曆二十五年 丁酉，十二月甲申，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都元帥權慄經理接伴使李德馨狀啓：「本月二十三日丑初，三協天兵，一時自慶州分三路前進。黎明，左協先鋒直搗蔚山賊窟，佯北誘引，再次大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倭將一名盤問，則清正住在西生浦云云。城外賊幕盡爲焚燒，餘賊遁入城內土窟。日已向晡，南兵未及齊到，解圍休兵，將以明日早朝蕩滅，經理楊鎬與提督麻貴並駐賊營一馬場外，看驗首級牛馬器械，臣等亦跟隨以觀，但入窟之賊，方運卜馱於船所，慮或乘夜逃遁。」日本景印朝鮮太白山本卷九五。

葉二五、六

丙申，麻提督差官持捷書自蔚山至……差官曰：「二十三日巳時，天兵破清正別營，其夜清正自西生來入蔚山，天兵方圍島山攻打，而賊在高阜，我軍在卑處，故死傷頗多。二十三、四日之戰，只麻周兩千總中九而死，軍兵死者不滿三十人，倭賊之從水路來者爲天兵所趕，翻船淪死者數千云。」九五・二六

三十二年 萬曆二十六年 戊戌，正月丁酉，十二月三十日成貼接伴使尹洞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馳啓：「……我國被擄男女六七人出來，問之，則城中無糧無井，賊卒乘夜下城，收拾燒米而食，城外井泉皆已填塞，賊徒無器，以小鉢取水而飲，或以衣濕水而嚙之云。」九六・十

庚子，正月初一日成貼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去夜倭賊三十餘欲汲水出城，金應瑞與降倭設伏擒五名，斬五級，問於降倭，則曰：「城中無糧無水，而大將則金哥清正等六將方在軍，卒則萬餘名，而皆飢癯不合戰用，精兵未滿千名云。」九六・一三

案朝鮮接伴諸使及麻貴差官所述者，皆得自目擊，當可信。又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及日本記載亦以倭兵困處孤城，飢疲殊甚，并可與此相印證也。

倭兵在圍城之頃，欲與鎬議和，叻實錄記：

戊戌正月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成貼經理接伴使李德馨都元帥權懷馳啓：……倭賊數人於竹竿插書執旗下城，經理走人取看，則清正副將送於兵使者，而說稱「清正在西生，小將等在此，差朝鮮一將同我往西生講好，則兩國之人不至多死」云云。經理即還送而諭之曰：「清正若來降則不當但一城之人並免死，當奏除官厚賞，天朝決不負信義」云云。並與令箭送賊中，賊徒留令箭答說：「清正在西生浦，少南面一路，則即速馳去前說」云云。九六・六庚子，正月初一日成貼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三十日，清正送書於經理，欲爲講和，經理答以「渠若出來，面求生活，則俺當赦之」云。清正又答曰：「麻老爺以戰爲主，必不見我，楊老爺若求相見於中路，則當於明日午出拜」云。故經理欲引出，計擒云云矣。九六・十三

使非窮困無奈，何至出此下策，賴襄日本外史謂楊鎬願和，日人拒之，馮琦賀大司馬邢公奏凱序宗伯集拾陸謂清正求和，邢玠不受，證以朝鮮所記，皆非實。叻實錄又載：

戊戌三月乙巳，陳御史接伴使李好閔來啓曰：晉州水軍金守稱說，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擄在西生浦時，清正聞島山圍報，始爲不信，曰：「此奴以我遠在西浦，欲我來往，故爲此說。」再聞實報，二十三日夜，始帶五十兵來投島山內城，二十兵中途見殺，三十同入，清正獨坐其軍，計粒而食，已經累日，事勢甚迫，拔小刀擬頸，軍官倭前奪其刀曰：此中有牛可烹，喫盡後處之。天兵退陣之日，方喫其肉，清正見馬兵圍立城下甚盛，清正吐肉，引大劍刺頸，軍官倭又奪之，幸將軍小待。俄而步兵走出，賊闖城看曰：「此無奈取糧去耶。」俄而馬兵馳退，諸賊撫掌大懽曰：今以後免死，西生之賊船載食物藏於島山之下，兵退即進，窟中之賊得喫粥物，盡斃，惟清正等若干人得生。清正即還西生，杜門稱疾，不理一事，曰：「我在此處何爲，歸國何顏！」日待關伯之召還而已。九八・一二

是島山雖圍攻不下，然予倭酋清正之打擊已甚大，清正本主戰者，後來自動撤兵，雖因關白之死，然與此次挫敗極有關也。

(四)

至鎬之所以撤兵，實因倭遁土窟，不易攻拔，且時值天雨，亦不便久圍，茲擇錄畋實錄所載者，以明其原委：

戊戌正月己丑，軍門都監啓曰：「提督差官處問之，言二十三、四兩日交戰之後，即進兵道山城下。城凡四重，外城周遭於山下，土築低微，我兵得以攻開。其內三城石築固，城上列置房屋，其屋跨出城外，彼得以俯瞰制我，放丸如雨。我從其下，既不能察見城中形勢，又不得近於銃丸之下，我兵不得已屯於丸所不到之處。經理都督屯於城北，高策屯於東，吳惟忠屯於南，李芳春屯於西，李如梅擺賽把截西生賊於江邊，祖承訓頗貴把截釜山之賊，而城固難破如此，進則恐我兵多傷，故欲圍屯累日，以待其自斃。」九六·二

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成貼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二十六日休歇人馬，放一日糧，仍傳令於都元帥，使我國兵馬負木防牌及柴草進薄城下，欲焚賊營。都元帥權慄親自臨陣督戰，斬靈山縣監全悌及出身一人軍丁一名以徇，軍兵不敢不進，而但賊丸如雨，死傷極多，不得已退陣。且自昨日午後至今夜，雨下不止，人馬飢凍，泥濘沒膝，土窟之陷，百倍攻城，而天時如此，極為悶慮。……且經理提督露處山頂，觸冒風雨已五日，艱苦之狀，有不可言。而監司李用淳退在慶州，不爲跟來，凡百支供柴草，不成模樣，並定官亦不定送。臣與李德馨艱苦分定於鄰近各官，經理提督盤膳僅得備進，而三協以下將官鹽醬亦絕，爭來求覓於臣，事極未安。」九六·六

十二月二十九日成貼經理接伴使李德馨都元帥權慄馳啓：去夜爲始，西風大作，天氣甚寒，浙兵圍守江岸，其苦尤甚。平明，經理謂臣等曰：「今日風勢好，欲多備柴木，乘風縱火以燒賊幕。」遂令三協兵馬及我兵採辦柴草，……經理令天兵及我兵持挨牌及草束遮擁前進，欲薄城放火，而賊窟銃丸如雨，纔進木柵外，不得更進。昏後各兵更欲前進，而賊放火礮，諸軍退縮。

九六·八

庚子，正月初四日成貼李副總接伴李德悅狀啓：「本月初四日，自曉頭唐兵無禦九器械，肉薄攻城之際，賊放丸如雨，發無不中，唐兵中丸者幾至五百，竟不得登城，辰時罷戰，經理提督相議旋師向慶州。」九六·一四

壬寅，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慶尙左道節度使成允文馳啓曰：「……當今月初二日，西生浦等處之賊多數出來，於相望遙峯多張旗幟，而初三日，遙峯之賊，漸漸流來，或飛揚於賊壘越郊，或列立於箭灘之南山。又以精兵五六十下山底，而天兵不敢逼，一度相戰，均解而退。山頂之賊，建旗屯宿，臣等亦以都元帥分付，亦爲領兵，遮截於箭灘。其夜，天兵且欲攻城，造大炬，四圍而進，始自子夜，天明乃罷，而賊丸如雨，死傷甚衆，無一人抵城者。初四日早朝，遙峯及山內之賊各負五色之旗，添於山頂之賊，迤峯十里，接肩而立，然其衆多不過數三千，山內之賊亦不過數萬，假使衝突而相戰於平原，則蹂躪可滅，而自午後箭灘把守騎馬等稍稍流下，圍賊右協之兵，漸次解出，賊船數十，列泊於岸，或有下陸者，而亦不驅逐殆盡，解出亦無伏兵之地，令人望見，則天將所住，處處起火，皆是燒藥之氣，而疲病之留陣者，叫呼之聲動地，然後始知天將之退兵，先將步軍留出，自領騎兵殿後而退，箭灘把守浙江步兵及騎兵，亦不知其將之已退，終乃蒼黃顛倒而走，山頂之賊，魚貫而下，一時廝殺，步軍生還者無多，而騎兵之被死者亦不知其幾，或棄甲卸胄，赤身而出，我軍死傷者亦衆，堂堂大勢，頃已摧折，已死之賊，反肆兇毒，誠可痛哭。」九六·一五

案城上列置房屋，藏兵其內，以鳥銃俯擊。明挾刀劍土礮往攻，近既不可，遠難命中，宜乎無能爲役。又朝鮮氣溫較暖，雨量甚多 尤以南部爲甚，故行兵必擇春冬乾燥之時。鎬攻蔚山在陰曆十二月，正在適時之月令，至不幸遇雨，則偶然事也。要之，鎬於圍城之後，截擊援兵，火攻土窟，布置非不周密。值天雨泥濘，野露指揮，督勵亦極勤勇。至其後來所以失敗，乃因倭兵據勢險峻，不易仰攻，而鳥銃之火力猛烈，尤不能使人接近。兵飢馬倒、寒凍疲困之餘，故值倭兵援至，不得不潰退。明史鎬傳謂行長救兵至，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李如梅傳謂如梅軍先奔，諸軍亦相繼潰。麻貴傳則謂諸軍皆潰，鎬始撤歸。三者記載不同，而皆咎其撤

兵，然於其所以撤兵之故，實不了了也。

(五)

明自發動東征，即分和戰兩黨。初兵部尚書石星主和，經略宋應昌等承其旨，故有封貢之議。後雖迭經波折，此策迄未變更，而廟廊之秉國鈞、倡清議者亦爲之鼓吹支持，故主戰之黨頗消沈。參看王家屏李廷機等文集。但至李宗城楊方亨等媾和不成，主戰之黨漸擡頭，雙方之對峙遂漸尖銳化矣。

時東征部隊分南北兩系，鎬商邱人，爲北兵領袖，與南兵頗多摩擦，此事明實錄等書雖不詳記，然證以李𤟝實錄固不難考知也。如：

戊戌二月戊午，右副承旨鄭經世曰：……攻島山之時，吳惟忠送人於經理曰，當及今日未備之時急攻之，則可卽下也，則經理割其來人之耳，如是至再云云。九七·五

案吳惟忠浙人，爲南兵領袖，所獻攻敵未備之策，並無可議，而鎬至再馘來使之耳，明係預有惡感。又鎬派惟忠屯永川，𤟝以艱於糧運，請改忠州，鎬疑爲其請託，告之曰：

將令一下，不可變也，渠若厭往，則何將官肯往乎？國王豈知之乎？南人素奸，必往見國王也。九八·八（同年三月庚子）

所謂「南人素奸」，可以委曲傳出雙方之所以衝突，實雜有地域色采也。時北將中如麻貴與李如梅及鎬亦不諧，然方之南將，則有間矣。

丁應泰參劾楊鎬卽以南北軍衝突及廟堂和戰對立爲背景，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丁巳記：

東征贊畫主事丁應泰奏，貪猾喪師，釀亂權奸，結黨欺君，蓋論遼東巡撫楊鎬總兵麻貴副將李如梅等蔚山之敗，亡失無算，隱漏不以實聞，而次輔張位三輔沈一貫與鎬密書往來，交結欺蔽也。大略論鎬曰：倭至則棄軍士而潛逃，兵敗則議屯守以掩罪，旣喪師而辱國，敢漏報而欺君。……輔臣報鎬書，位有禍福利害與君共之語，一貫有以後大疏，須先投揭而後上，以便措手語。且以御史汪先岸論鎬擬票留中之旨密以示鎬云，蓋先岸之疏，閣票稱鎬忠勇，留中不下也。又言自有東事以來，遼兵陣亡已踰二萬，皆喪於如梅

兄弟之手，前後費餉兵六七百萬。又謂鎬與梅媚倭將清正，與之講和，以私通清正之書進呈，因論鎬所當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如梅當斬者六，當罪者十。又追論鎬之經理朝鮮，以賂次輔位而得之，今觀位與鎬書云云，則人言不誣。

案此文所記殊含混不明，參以朝鮮記載，始知丁之糾彈由上述問題所引起。應泰屬於朝廷之主和黨，與楊鎬等之主戰者異，叅實錄記：

戊戌六月辛未，經理都監啓曰：今朝黃應陽見臣說稱：「……天朝議論有兩端：一邊以爲中國爲救援外藩，疲弊根本，非得計也，倭奴必不能犯中國，朝鮮爲自己謀，必張倭勢以報，而中國日增兵增餉，致令內地騷動，石尙書處置爲是，此則趙閣老及救護石尙書之人所持論也。一邊以爲倭奴計不在小，朝鮮爲要緊屬藩，必須一舉懲創，經營防守，然後後患少矣，此則張閣老位所主張。」一〇一·一二

癸酉，李德馨見楊經理……經理曰：趙閣老元來主封事之人，七個月被參，告病在家，今忽出而視事。丁應泰乃趙閣老之相厚人，今欲構陷張閣老，又生出一番胡說，我之被誣，何足言也。李大諫本沈惟敬中軍，從前誤事亦多，而今亦因軍門邢玠差委，不計事體，一心只欲救出惟敬。前日軍門監軍俱說應該敍功，而我惡其情狀，削而不錄。今於我被罪者俱倡起一種論議，丁應泰又爲無賴輩謀主，上則欲爲趙閣老石尙書等地，下則與主和諸人朝夕計議，南方羣不逞之人又託此人爲報怨於我，我自前取嫉於人者非一二矣。因出趙閣老石尙書蕭按察應宮諸人私書示之，趙之書簡則說「沈惟敬被逮之後，人言亦多，望臺下調和，以完一場大事。」石尙書書曰：「不肖誤國事，老妻童穉將作瘴鄉之鬼，十歲兒子何干倭事」云云。其下又云：「臺下敍功時，語及行長守約，按兵不動，此可見封事不爲無益，儻皇上見憐，妻子得放田里，此爲至幸。老生年衰，不遠入地，更有何望。李大諫被邢制府之教，宣諭行長，行長退在倭橋，肯從其令，行長之異於清正，此亦驗也。沈惟敬今當大罪，其間亦多可恕，宋應昌孫鑰兩經略不要多言，其意亦可知也，幸勿過持外議以全大事，圓扉淚洒，不知所云。」……又出邢軍門手札

說稱「李大諫赤心效勞，其功合應優敘」云云。經理說道：「趙閣老有書而我不聽，石尙書哀告而我爲國事不得從，邢老爺欲敘李大諫之功而我爭之不錄，此等事人皆以爲恩乎？」一〇一·一四、五

乙亥，經理招李德馨謂曰：「……內邊議論大變，科官又上本參張閣老，本兵又上本參李如梅，羣議紛紛。趙閣老乃主封誤事之人，前日皇上長子冠昏禮時，閣臣議論又不同，乘此機而糾結姦黨腹心，必欲去張閣老，乃曰：誤東事者楊某也，錯舉楊某張某也，陰嗾其類上本，而趙閣老從中票下聖旨，張閣老已不得安於其位矣。麻貴元是石尙書門生，無一毫殺賊意思，可憐國王前後被瞞於天朝人凡幾遭哉！」一〇一·一六、七

據此，則趙志臯石星邢玠麻貴沈惟敬蕭應宮丁應泰等爲一黨，主和；張位沈一貫楊鎬等爲另一黨，主戰；明史謂趙志臯營救楊鎬，恐不實。兩方意見不同，所派使鮮諸臣遂亦持論各異，丁應泰之參劾楊鎬者實以此。胡應麟甲乙剩言記：「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往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笑曰：使石尙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頭，是膏肓去體。相國爲之默然。」是志臯後來頗沮喪，蓋封事既敗，凡劾石沈者必及志臯，參明史志臯傳 故志臯亦利石沈之速去。然在島山初敗之頃，和黨固佔壓倒之優勢也。

南兵之戰鬪意志本優於北兵，惟在反對北將楊鎬一點上，與和黨一致，故丁應泰得執之以爲參劾根據也。叟實錄記：

戊戌六月丙子，上曰：「楊經理之被參，未知何故也？」李德馨曰：「其舉措愾忽，不可知也。大概蔚山之役，南北兵爭功，情意乖戾，乃至於是也。……大概經理之爲人，性稟頗乏周詳，南北軍兵待之不能脫彼此形迹，故南兵皆怨之，怨經理者皆附於丁。」……許箴曰：「經理因陳寅中軍周陞，故陳欲奪之，幾至於發兵相攻，衙門員役皆言矣。」上曰：「是何言也，假使經理因周陞，在陳寅之道何敢乃爾。」李恆福曰：「小臣家有一千總來寓，一日，將官輩來會飲酒，招臣出來，仍相詆詬經理，加之以無理之說，其氣象甚惡，臣言其不然，則又辱臣無所不至矣。」上曰：「以此觀之，則經理大

失人心，雖在此，必不能成功也。一丁應泰至么麼也，嫉怨經理，設謀傾陷，渠之言奚足以眩亂朝廷之視聽哉！」一〇一・十八、九

據此，南兵以論功不平，胥怨楊鎬，陳寅南將，故其中軍被囚，幾於操戈相向。至李恆福所述詆鎬諸將，揆以上例，蓋亦南兵。此種反對不平之黨，遂爲丁應泰說之助長。

又明朝記載，皆以島山之敗歸咎於鎬黨李如梅鳴金收軍，致使陳寅攻城垂克不能拔。案此事本出自丁應泰口，證以朝鮮記載不如是。叅錄記陳寅攻城事：

戊戌正月丁酉，十二月二十五日成貼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昨夜二十四日經理提督宿於賊窟對峯，各營兵馬皆爲野營，終夜放礮，今朝二十五日又使南兵及我國兵進薄土窟，欲毀城踰入，而清正方在其中，土壁四面，鐵丸如雨，人不得接足，唐兵死傷數百，我國軍人亦多死傷，陳遊擊又中鐵丸，不得已領兵還營，經理提督不勝憤恨。」九六・六

丙午，上幸陳遊擊寅館處接見，……遊擊曰：「上年蔚山之役也，至十二月二十三日騎兵先到，攻破蔚山外柵，翌日二十四日，俺領步兵共破內木柵三重，至石窟下，城堅，攻之未易下，欲以積草而焚之，人持一束，而上銃丸如雨，近者輒倒，無敢撲城者，欲以大碗撞破，而城高勢仰，不得施技。俺謂楊麻兩爺曰：看今日之勢，似難輕舉，徐俟大軍齊到，一舉而蹂躪之。經理曰：當攻外城之時，汝既先登，汝軍之勇健冠於諸軍，須急攻無失也。俺遂唾掌奮銳，賈勇先登，賊丸中齒，而小無怖心，益勵士卒，鷹揚鵠擊，而丸又中腿，隔於超距，遂乃退步，思之至今，不勝忸忸。」九六・一九

鮮臣得自目擊，陳寅親述所歷，皆可徵信。是鎬在攻城之頃，不特未掣寅肘，且力勸其急擊，寅因受敵銃威脅始撤退，初無鳴金止攻之事也。同書是年六月丙子復載李如梅攻城事：

上曰，「大抵丁主事以陳寅爲第一功，經理則以李如梅爲首功云。二人爭功之高下，予所難詳，何人果爲最優，右相知之乎？」李德馨曰：「陳寅農所之戰，大獲首功，李如梅則旁觀而得之云。而二十二日之戰，李如梅爲前

鋒，引賊而出，挺身擊之，擺賽楊登山夾而擊之，小臣隨後望見，陳寅亦聞之，躍馬馳入，未及十里，已盡滅賊，斬首四百，此時則陳寅在後，安有第一功乎？至今遺恨。二十二日克捷之後，乘勝直搗，則有如破竹之勢矣。而反自鳴金而退，軍情皆以是歸咎於經理耳。」上曰：「以島山爲囊中物而如是耳。」一〇一・一九

然則鳴金止攻實十二月二十二日事，在陳寅二十四五攻城之前，是役李如梅爲前鋒，擺賽楊登山等北將次之，陳寅殿後，妒功之說自不實。陳李二將本各有首功，豈南軍故混陳寅攻城與前此鳴金爲一事，因以文致鎬罪歟？叟實錄載軍門都監啓：「提督差官處問之，言二十三、四兩日交戰之後，卽進兵道山城下，城凡四重，外城周遭山下，土築低微，我兵得以攻開，其內三城石築堅固，城上列置房屋，其屋跨出城外，彼得以俯瞰制我，放丸如雨，我從其下，既不能察見城中形勢，又不得近於銃丸之下，我兵不得已屯於丸所不到之處。」見前 此鎬不得不退之故，蓋既以島山爲「囊中物」，自無需作過大之犧牲也。

總之，島山之敗，乃因倭據險要、火器猛烈及時值天雨。以和戰主張不同，丁應泰遂得掇拾南軍謗言，以爲攻鎬之藉口，自實錄寫撰迄明史成書，或蔽於情感，或昧於時勢，皆無所更正，今藉朝鮮記載，可以昭揭其覆矣。余往撰李如松征東考，曾就天時地利人事火器四者分析其所以撤兵之故，今爲楊鎬雪冤，猶斯旨也。

應泰劾鎬諸事，證以李叟實錄皆無稽，而鎬軍紀森嚴，不苟取予，在鮮實有遺念，宋瑩筇廊偶筆載有鮮人所撰之鎬祠功德碑，對其東征功績，備極感頌，碑建於萬曆三十八年，時鎬離鮮已久，且早失勢，故此文與阿諛頌德者不同。明史本傳謂鮮人怨之者亦不實。又蕭應宮馮纓金相等與應泰同黨，錢牧齋誤信其傳述東征事，則爲所欺惑也。見初學集蕭應宮墓誌及東征二士錄

（乙）薩爾滸之戰

（一）

鎬傳又載萬曆四十六年四路出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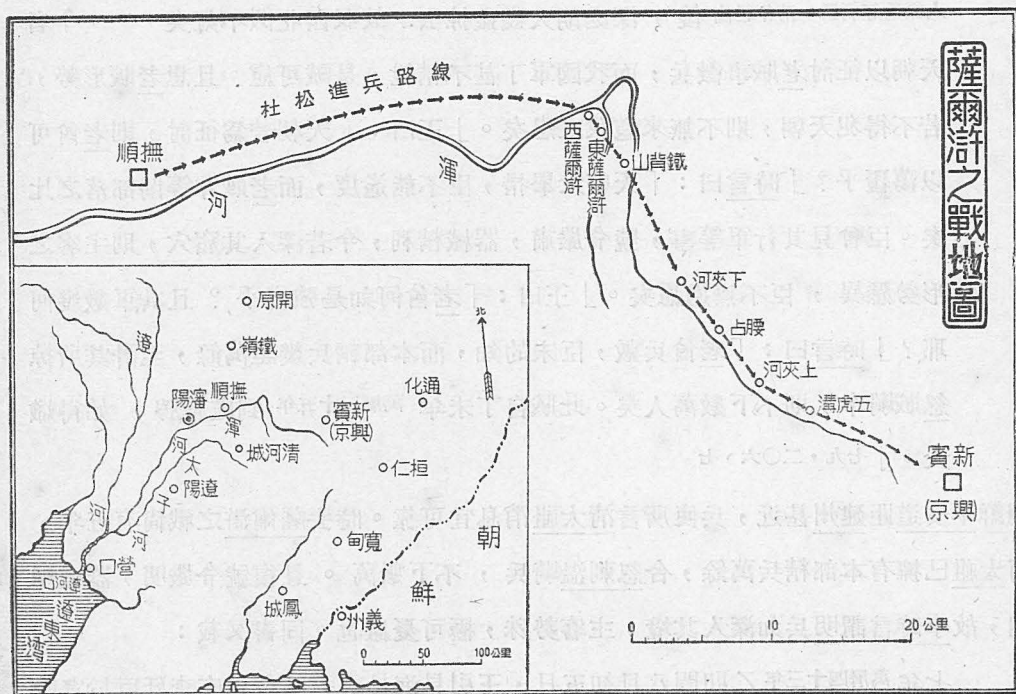
萬曆 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

翰趣總兵官張承允往援，與副總兵顏廷相等俱戰歿，遠近大震。廷議鎬熟諳遼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略，既至，申明紀律，徵四方兵圖大舉，至七月，



大清兵由鴉鶻關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詔賜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議進師。時蚩尤旗長竟天，彗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以爲敗徵。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皆以師久餉匱，發紅旗日趣鎬進兵。明年正月，鎬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定議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渾河，進至二道關，伏發，軍盡覆。林統開原兵從三岔口出，聞松敗，結營自固，大清兵乘高奮擊，林不支，遂大敗遁去。鎬聞，急撤止如柏綎兩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大清擊之而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紿綎，既入營，營中大亂，綎力

戰死，惟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



案杜松一路即清實錄中所謂薩爾滸之戰，並舉此以爲各路戰爭之統稱，譚張誇飾，說極不實，明史後出，雖略有修正，然究不足以盡史事之真相也。

清官書記此次戰事者，皆謂其能以寡敵衆，以弱擊強，高宗薩爾滸山之戰書事一文尤足以代表此立場，其言曰：

爾時草創開基，筆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弗滿數萬，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爲壯，荷天之寵，用能破明師二十萬之衆。

清實錄載明兵號稱四十七萬，實爲二十萬，據此則是全部爲擊潰。明史不載明兵確數，然實舉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是亦以明兵爲大敗，而清之以弱小敵強大意，仍隱寓於其間也。

考清太祖自萬曆中年以後，厚結遼撫，併吞諸夷，勢力已漸龐大，朝鮮光海君李瑄日記載：

六年 萬曆四十二年 甲寅六月二十五日，王引見平安兵使李時言，王曰：「卿久

在北道，虜情如何云乎？」李時言啓曰：「小臣受命下去，首尾三年餘矣，聞虜情則老酋 卽太祖努兒哈赤，朝鮮亦稱爲老乙可赤，簡稱曰老酋或老賊。自大勝忽賊 明人謂爲忽刺溫，清作扈倫 後，深處胡人幾盡掠去，故我西北似不好矣。……今者天朝以征討老賊事徵兵，而我國軍丁甚不精銳，是誠可慮。且想老賊形勢，若不得犯天朝，則不無來寇我之患矣。」王曰：「天朝若爲征討，則老酋可以蕩覆乎？」時言曰：「天朝大舉措，臣不能遙度，而老賊非等閑部落之比矣。臣曾見其行軍等事，號令嚴肅，器械精利，今若深入其窟穴，則主客之形勢懸異，臣不無過慮矣。」王曰：「老酋何如是強盛乎？且其軍數幾何耶？」時言曰：「老酋兵數，臣未的知，而本部精兵幾至萬餘，至計其所掠忽賊騎卒，則不下數萬人矣。此賊自丁未年 萬曆三十五年 到處戰勝，始得熾大。」七九・二〇六、七

朝鮮平安道距建州甚近，兵使所言清太祖消息宜可靠。時去薩爾滸之戰尙有五年，而太祖已擁有本部精兵萬餘，合忽刺溫騎兵，不下數萬。且復號令嚴明，器械犀利，故李時言謂明兵如深入其境，主客勢殊，極可憂慮也。同書又載：

七年 萬曆四十三年 乙卯閏八月初五日，王引見海昌君尹昉行司直李廷臣於宣政殿。……昉曰：「聞見奴酋事，則形勢甚爲強盛矣。」王曰：「老酋何以強盛也？」昉曰：「老酋年老，死則無憂，不死則必有後患於中國矣。軍卒衣繡，著水銀甲，少無困乏者，其強盛可知也。」九四・九三

此亦言太祖兵甲強盛，時尹昉等朝明歸，其經行路線，大都自瀋陽至連山關鳳城九連城，再渡江抵義州，此路距建州亦近，故所得消息亦甚正確。

此種精銳軍隊，後更繼長增強，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壹，萬曆四十六年六月條：

時奴兵日盛，每與八子登山密謀，計定猝發，疾如風雨，兼與宰媛合衆近十萬，且採木辦料，於烏龍江督匠造船，水陸告警。

時去薩爾滸役僅十月，而其勢力膨脹竟近十萬人，故明兵三路潰敗，不足異矣。

反觀明朝軍隊，卽清官書所謂衆且強者果何如，神宗自籌備出征，迄三路之敗，前後不過十一月，故所調集之兵將殊不多，明實錄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兵

部尙書黃嘉善奏：

經略楊鎬咨稱，奴酋精兵約六萬餘，而遼東全鎮額兵不過六萬，除城堡驛站差撥外，實在僅二萬餘人，各有防守之責，今合薊鎮援兵僅三萬有餘，選調宣大山西延寧甘肅七鎮兵馬一萬六千，薊鎮各營路兵丁數千，及遼鎮召募新兵二萬，通共未滿八萬，將來分派數路，不免氣勢單薄，今劉綎議調各土司馬步兵丁……總計征調漢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參將吳文傑等分統之，星夜兼程赴遼。

據此，調集總額不過九萬人左右，而實出兵數僅七萬餘名而已。同書四十七年三月甲午，經略楊鎬奏：

奴酋之兵據陣上共見約有十萬，宜以十二三萬方可當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僅七萬餘，豈能相敵。

時已有杜松馬林敗報，鎬疏其他部分或有掩飾遮蓋嫌，惟所述出師總額，朝廷當所預知，自不容僞造也。

又所調援兵，多未加訓練，且星馳電催之餘，已疲頓不堪，明實錄萬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江西道御史薛貞奏：

近者楊鎬疏中言，調到援兵皆伏地哀號，不願出關，又傳塘報帖言，鑽刺將領，見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調。

同年八月癸亥，黃嘉善言：

援兵俱有限期，今屢催不至，尚可辭于違慢之誅！且閱宣大山西咨文，各兵行糧止日給米一升五合，折銀一分五釐，長途疾走，不得一飽。

十二月壬戌，楊鎬言：

西來所調兵馬，僅有馬林所統係是挑選，餘皆羸羸。

是在七萬兵中，其質的方面已極壞，再以分配於四路，主客異勢，勞逸判殊，持與養精蓄銳、訓練有素之建州兵較，宜乎大敗而歸也。

李琿日記詳載劉綎進兵之倉卒及其所部之確數，茲擇錄數則以爲例，而其他各路情形或亦可類推乎？日記載：參籌遼碩畫攷劉綎題本

十一年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二月初七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劉都督差人

留在昌城，而其中一人乃是嘉山人，唐名劉牛，自言甲午萬曆二十二年爲都督所帶去，以內家丁長在都督眼前。上年閏四月十四日，兵部文書到江西，使都督起行。都督自念年老，但言在家享富貴，不願做官。忽聞征役之報，長吁愁嘆。羽音催文又到，諸將咸勸行，不得已登程。自門庭乘舡，直到通州。以此軍兵器械皆未整頓，只待四川兵馬之到。」一三七・八一

二十五日，姜弘立馳啓曰：「譯官崔得宗自寬田來，言劉總兵綏康布政應乾昨發寬田，不久當至，將官劉吉龍亦領兵來到，問其軍數，則寬田一路，主客官兵二萬四千餘人。探候來言，奴酋分送二萬兵埋伏牛毛寨，以待東路之兵。」一三七・一一五

二十六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臣弘立往見都督劉綎，問各路兵數，答曰：「西南路大兵齊進，東路兵只有俺自己親丁數千人，且有各將所領，要不滿萬耳。」一三七・一一七（明實錄萬曆四十六年六月甲申，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言：劉綎、柴國柱、官秉忠等所帶家丁僅二百餘，蓋爲最初招募數。）

二十七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東路諸將所率軍兵，諸將則劉總兵綏江副總萬化祖參政天定桃遊擊國輔徐守備九思周指揮義自寬田，喬遊擊一琦周都司自鎮江出兵，聲言三萬有餘，而以臣所見，不過萬餘名。」一三七・一一九

據此，綎初無用世志，被徵就道，倉皇一無準備，所部聲言三萬，實僅萬餘人，卽此萬餘之中，能戰銳卒，不過數千家丁而已。此外雖有鮮兵萬人，然日記是年三月初三日載：

以祕密傳於備邊司曰：「中原東路軍兵極爲單弱，而唯恃我國之兵云。予見元帥狀啓，不覺寒心，予當初憂悶者，正是今日之憂也。中原軍兵單弱如此，則矧維我國不練羸弱之兵乎？以如此弱卒驅入於虎穴，非但敗績而已。」一三八・一二九

是鮮兵全無戰鬪力量，故綎師敗後，清可片言招服。然則清實錄等書盛飾武功，謂綎兵四萬，杜松兵六萬，馬林兵四萬皆爲所敗，一似激戰致勝者，不過誇飾之宣傳而已。

又明史等書皆咎方從哲等促鎬進兵，致使準備工作未能盡善，其實不然，考遼左冬季祁寒，夏日多雨，故用兵之適當時期應在春秋二季，籌遼碩畫拾陸鎬題本：

職等忠憤所激，豈不願滅此而後朝食。顧賊既發難之後，始下募兵之令，馳調兵之檄，募兵未易完，必須團練，調兵未卽至，難遽整齊。……圖之稍有次第，已入深冬矣。無兩三日不雪，無雪不兩三尺，塞口隘口冰堅數寸，刀刃所不能施，馬足所不能措，出哨夜役回鄉人口且多僵死於道路者，此豈進兵之時哉。故僅以各總兵畫地而守，雖欲投袂而不能。今已春暖風和，雪消冰泮，……不於此時舉事，明旨所謂師日以老，財日以匱，賊之飭備且日堅。況春夏之交，水潦可虞，疫疾可慮，又將守株以何待！

是鎬布署就緒，已屆深冬，而至次年春夏之交，又有水潦疫癘患，故縱無紅旗催趣，鎬於二月底出師，亦極自然之事也。

(二)

復次，三路進兵經過及其地理形勢亦可得而考，讀史方輿紀要參攷遼東都指揮使司撫順關下引輿程記：

從撫順路二十里至關口剝刀山，五里至土木河，十五里至新寨，二十五里至汪江木寨，十五里至毡房山城，八里至窩兒胡寨，三十里至右路寨，十五里至柵哈寨，十七里至五嶺關，三里至馬兒墩寨，十里至穆七寨，又十里至拖東寨，三十里卽建州老寨也。一路皆坦易大道，而五嶺特爲險峻。

案此卽杜松之進兵路線，據此，五嶺關外，大致平坦，初無險阻也。籌遼碩畫拾柒直隸巡按御史王象恆題本記松作戰情形：

連接遼東塘報，一稱杜總兵領兵直抵五嶺關，有達子合圍，向我軍迎戰，砍殺達賊無數等因。又接報杜總兵砍殺數里，被達賊圍住，杜總兵面中一箭落馬，趙夢麟王宣二總內俱被圍，音信不通，不知存亡等因。

又山東巡按陳王庭題：

三月初一日，據分巡道副使張銓差夜不收艾承恩押同撥夜古雲鳳報說：本日辰時有杜總兵出境，離五嶺二十里，相遇夷撥活捉四名等語。本日又據二次撥夜高友才口報：本日三更時杜總兵至五嶺關，達賊近戰，已被杜總兵砍退

得勝，斬獲首級，不知其數等語。初二日巳時，據車營原任參將龔念遂原任留守李希泌稟稱：車營跟隨杜總兵等，初一日前至邊外渾河約五十里，水勢深急，過渡兵馬，沖去太多，車兵入水，空手尤難，車輛火藥，盡不能渡，望見臨河南山一帶有虜騎行走，忽有保定車營撥夜報稱：山上達賊約有百餘騎衝下大路，殺傷撥夜一十六名，餘剩六名，前撥已斷，仍望見虜賊一枝經過河北，由後山遶去。又據劉遊擊撥報相同。職等恐斷歸路，即時安營，天已近晚，謹飭夜防，以待天曉。又有武靖家丁沙有功身帶重傷，入營說稱：親見兵馬半渡，達賊萬餘將杜總兵營剷斷，將杜總兵圍住，砍傷尾後，損折不知數目，見圍在山，勢似危急等情到臣。

據此，松兵先在五嶺關小捷，後在渾河岸覆師，輿程記載五嶺關距撫順一百五十里，又謂形勢險峻 趙輔平夷賦序：「五嶺喜昌石門又咽喉之地，人不得并行，騎不得成列，有一夫當關，萬夫難開之險。」可與此參證。則其地必位於兩山之間，而渾河兩岸大致平行，與此不合，故必在其地東之山地無疑也。陳王庭疏杜松兵渡河爲建州所乘處，當卽清實錄中之薩爾滸，由此西距撫順約七、八十里，與輿程記載窩兒胡寨去撫順八十八里者，道里略同，音名又合，武皇帝實錄作撒兒湖，更近。疑爲一名之異寫。果爾，五嶺關距窩兒胡三十二里，意卽今上夾河一帶之地乎？乾隆四十一年弘晌所進盛京標注戰蹟圖置五凌山於鐵背山東誤。惟清實錄載松兵圍攻之處在界藩，卽今鐵背山附近，如非界藩城後來向西北遷徙，卽由五嶺關遷鐵背山，清初此種遷移地名事甚多。卽係明撥夜所報者有誤。鐵背山滿名洼轟木，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記其地：「崇山巨阜，岬嶸橫雲，磊磊石崖，連續不斷，渾河湯湯，一線圍繞」，然則此山亦險勝。薩爾滸在五嶺關西北，鐵背山西，蓋清先縱松兵深入，切爲二段，故松雖在地勢險阨處 五嶺關或鐵背山 小捷，終無補於後路覆師也。

又考薩爾滸有二城：渾河上游原分東西兩支，皆自南向北流，其位於西支河西者稱東薩爾滸，兩水匯合，復折向西流，其位於本流之南者稱西薩爾滸，王庭疏所述方位含混，參以李琿日記始明晰：

己未三月十五日，義州府尹鄭遵馳啓：「……問安使成時憲道遇平壤礮手李守良等自戰所逃還，因與偕來。自言正月二十三日，自昌城往經略 楊 營

下，移屬杜總兵松陣中。二十九日，隨總兵到一處，前有大江，水深沒肩，艱關得渡。又過一江，即其上流，而水又深，軍半渡，賊自東邊山谷間迎戰，又一陣從後掩襲，首尾齊擊，漢兵收兵結陣，賊大噪薄之，漢兵亦哈喊齊放，賊中丸中馬者甚多，方爲酣戰，賊一大陣自山後下壓，漢兵大敗。我等團聚一處，分隊迭放，漢兵爭來投入，皆祝手哀乞曰：「活人活人」，充滿前後，不得藏藥，又隨而潰，爭墜絕壁。賊從山上看下矢石，我軍百餘人及漢兵數千皆死，賊四面合圍，廝殺無餘。我等潛居石穴，僅自偷活，雞鳴時，賊鳴角收軍，屯結一處，乘隙前行積屍之中，三日始達瀋陽。」原注：

「時天朝總兵杜松由西路入勦，請帶我國砲手四哨，置之先鋒，至是敗沒。」一三八。一六四、五

時朝鮮砲手從征，見聞親切，故此段記事極重要。此云：「前有大江，水深沒肩，艱關得渡」，即由撫順東行，又折而南去，所渡之渾河本流也，西薩爾滸在河南。又云：「又過一江，即其上流，而水又深」，即渾河上源之西支也，東薩爾滸在其西。又云：「軍半渡，賊自東邊山谷間迎戰，又一陣從後掩襲，首尾齊擊之，賊大陣自山後下壓，漢兵大敗。」然則所謂薩爾滸之戰，實在東薩爾滸。王庭疏：「車營跟隨杜總兵等三月初一日 暉日記作二十九日，清實錄作二十九日夜，明兵執燈火出關。疑天明始出發。王庭疏不誤。前至邊外渾河約五十里，水勢深急，過渡兵馬沖去太多，車兵入水，空手尤難，車輛火藥盡不能渡。……職等恐斷歸路，即時安營，天已近晚。」是其第一次渡河，已遺置車輛火藥於河北，清實錄「六固山兵進攻撒爾湖山，敵兵布陣，發砲接戰」，當非實。且時已「近晚」，則瑄日記所謂「又過一江」者，即第二次渡河，必在初一日之傍晚或初夜無疑也，時晚間無月，敵大噪薄之，難測虛實，又以未帶車營及充分火器，故酣戰終夜，日記「雞鳴時，賊鳴角收軍。」卒致敗潰。此路地勢，除五嶺關鐵背山外，大致平坦，薩爾滸一帶僅有丘陵式之山脈。惟因跋涉兩河，兵力已困，又因中伏之處在東薩爾滸，清自東面南面包圍，明兵北退，則有渾河之限。然則此路之敗，實與水道有關，而歷來論者每奢陳山險，非盡實。又明史杜松傳所述之地望日期及作戰情形皆有誤，並可參此訂正之也。

明史鎬傳以四路期會二道關，至關，伏發，軍盡覆。一似二道關即薩爾滸者。實則關在鐵嶺三岔兒堡東南，讀史方輿紀要遼東都指揮司鐵嶺三岔兒堡條：

衛東南七十里。志云：堡在懿路所東。……東南有二道關，山路崎嶇，舊屬海西，今爲建州境內。明萬曆中，大帥馬林由三岔出寨，敗績于二道關。

是二道關爲馬林進兵敗績之地，卽清實錄所謂尙崖澗者是。陳王庭疏記林作戰事：

三月初四日卯時，據分巡道副使張銓呈，照得本道奉文監督藩撫一路官兵二萬五千餘員名，預蒙經略擬定師期日時前進，又蒙按院監查嚴飭，自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杜總兵同王趙二總兵等師行。初三日寅時，據鐵嶺撥夜口報，馬總兵林與開原潘僉事宗彥被達虜不知其數圍住等語。臣隨會經略督分清河李鎮守兵一枝出援本路。去後初四日，又據開原安樂州知州張文炳稟稱：初三日寅時，據潘僉事家人樊天朝執印到卑職說稱，潘僉事在營兵馬被達賊勢衆趕散，潘僉事今無蹤迹，卽馬總兵麻副將趕散丁副將鄭遊擊等多將，亦不見一人影響。……又臣差夜不收蔣興前去查探，彼本役回稱：潘僉事督兵隨營，背中一箭致傷，落馬無存……協遊擊等官麻巖……及馬總兵尙有馬兵萬餘，潰奔張家樓等到臣。

案時杜松兵敗，林已喪膽，且二道關「山路崎嶇」，又不便進退，宜致大敗也。

劉綎自亮馬佃出邊，朝鮮因出兵相助，故李瑄日記載其行軍路程甚詳，茲擇錄數則，以見梗概。

己未二月十八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經略楊鎬憲牌來到，皆係軍機莫急之事，卽以牌內事意申飭副元帥金景瑞及三營將領，待天朝分付更到，使副元帥先渡下營于咧咧前岸左右營相繼過江，臣居中節制。」一三七·一〇一

二十四日，元帥兵踰淦水嶺，屯亮馬佃。一三七·一一三

二十五日，副元帥金景瑞馳啓曰：「臣自鴛兒溝行軍，風雪大作，三軍不得開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日暮艱關下營，則天將劉三及江參將萬化各領兵先到，分左右排營安歇矣。天將劉總兵經康按察應乾領兵來會我師。」一三七·一一五

二十六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大雪中行軍，各營兵所恃軍裝衣服盡爲霑溼，都督亦無前進之令，故臣等住劄仍留。差晚，都督與康按察俱來于亮馬佃，差人催臣等進兵，臣等卽令三營兵馬前發，去亮馬佃十五里，到轉頭

山日已暮矣。與六將並下營止宿，副元帥與劉三喬遊擊一琦過轉頭山十里許駐兵。」一三七·一一七

二十七日，元帥三營兵自轉頭山渡鴨兒河，踰拜東葛嶺向牛毛嶺，行四十里下營，天朝將官劉總兵以下，東西列營，相待止宿。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

「東路諸將所率軍兵，諸將則劉總兵……自鎮江出。……大概東路進兵，道路險遠，大川縈紆。今朝又將過涉橫江，比鴨兒河深廣，少有雨水，渡涉極難，鴨兒河凡四渡，深沒馬腹，水黑石大，人馬艱涉，軍人各持行裝，未到半路，疲憊已甚。」一三七·一一九

二十八日，元帥踰牛毛嶺，馳啓曰：「……所謂牛毛嶺比鐵嶺益險，樹木參天，賊新斫大木，縱橫澗谷，使人馬不得通行，如此者三處，且斫且行，日暮時到牛毛寨。」一三七·一二二

三月初一日，元帥發牛毛寨，下營于鬱郎山城。一三八·一二五

初二日，元帥進駐深河地方。一三八·一二七

案讀史方輿紀要寬奠堡下引輿程記，謂自東面至建州，共有二路：

寬奠一帶皆在建州東面，若從鎮江路經長奠水奠，三十里而至沙松排子，又三十里至分水嶺，三十里至八家子，二十里轉山頭 暉日記作轉頭山，十里鴨兒河，二十里稗東葛嶺寨子 日記作拜東葛嶺，三十里牛毛嶺，二十里牛毛寨，二十里古董寨，一里爲家寨，四十里深河子，三十里大家寨子，三十里凹兒峪寨子，四十里家峪寨，三十里爲建州老寨，此皆小徑深林也。從寬奠則十五里至古洞，二十里至小佃子，三十里團團佃子，二十里八家子，趨轉山頭，其小佃團佃八家子皆伐林可通，而牛毛嶺家峪寨林深岩峭，稗東葛嶺路峽大崖，皆難行之路矣。

姜弘立喬一琦等領兵由鎮江北行，卽此所謂之第一路也，劉綎等統兵由寬奠出口，卽此所謂之第二路也。兩路原可在轉山頭會師，而綎以趕路先行，至牛毛嶺始得相遇。兩路徑狹崖峭，險阻難通，與暉日記所載者正可相互印證，此在給養之運輸上自甚困難也。籌遼碩畫貳肆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

使餉爲兵用，猶之可也，實則有大謬不然者，卽以職鄉浙江兵言之，所計三

千六百餘名，沿途既無行糧，該鎮又無犒賞，至遼之日，已逼師期，當即驅之深入，逮月餉至牛尾（毛）寨，而各兵已作河邊骨矣。

是綖至少一部分士兵未帶餽糧，出寬奠後，艱於得食。又鮮兵亦缺糧，琿日記載：己未二月二十七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所齎之糧，亦已垂盡，後軍糧草時未入來，前頭之事極為悶慮矣。」時營於牛毛嶺北四十里。（一三七・一一九）二十八日，元帥躡牛毛嶺，馳啓曰：「……日沒時到牛毛寨，原有三十餘胡家，已經焚燒，埋置米穀，都督軍兵掘取爲糧，自本寨一百五十里云。自昌城過江之日，人各持十日糧，今已罄盡，糧絕之患，迫於目前，臣以此意再三陳懇於都督，則曰：貴營兵留待糧運，俺亦留一日，明日與貴營兵一時前進云。……日已向暮，軍餉尚未入來，右營兵自昨夕絕食，喬遊擊送小米十包、馬頭二包分給，而愁迫燃眉，罔知所措矣。」原注：「朴燁尹守謙絕其糧路，弘立等大困。」一三七・一二二

二十九日，元帥兵以糧運不到，留牛毛寨，劉提督亦屯兵不進，先遣喬一琦前進。原注：「時管餉使尹守謙逍遙江上，無意督運軍餉。」一三七・一二三

三月初一日，元帥兵發牛毛寨，下營於鬱郎山城，馳啓曰：「卽到牛毛寨，先運糧四十餘石，來到右營，兵飢甚，先爲分給，卽隨都督府先進四十餘里，到鬱郎山底住軍。……今日又隨天朝各營兵就向前路，道里漸遠，糧餉不繼，極為悶慮。」一三八・一二五

初二日，元帥兵進駐深河地方，馳啓曰：「……軍無見糧，患迫燃眉，罔知所爲。」一三八・一二八

案日記爲李倬篡位後所修，倬以琿不爲明盡力爲廢立藉口，所述琿臣尹守謙等逍遙江上，故絕糧運，容爲文致之詞。上舉注文皆硃書，蓋後來追添者。然因倉皇出師，糧餉未及準備，則是事實。而自鎮江迄深河，崎嶇險阻，運輸不便。此事影響明軍之失敗自甚大也。

（三）

清實錄譁張明兵死傷之衆及清兵損失之少，亦不可信，籌遼碩畫貳拾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吳伯與題：

且奴精兵不過五六萬，杜劉二帥雖死，所殺傷彼亦不下二萬，利害亦或相半也。我兵屬李如柏一路者未動，而杜松一路敗陣歸者尙一萬四千餘，合馬林一路，陳王庭題本謂林尙有馬兵萬餘，見前引。總收拾整頓之，可五萬餘人。

同書拾柴戶科給事中姚宗文題：

馬林尙擁餘兵，劉綎得成小捷，李如柏全師撤回，卽杜松殘兵散亂虜地者，尙可多方招集，合兵得五六萬，戰雖不足，守或可固。

案吳伯與謂殺傷清兵兩萬，雖涉浮誇，並非全假，容後辨。綜合上引兩條，明朝動員不過七萬人，而召集杜馬劉三帥殘兵及李如柏部尙可得五六萬，是所損不多。而明史鎬傳謂「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雖較實錄核減，終非事實也。

李琿日記載劉綎攻戰事甚詳，茲擇錄如後，以供推比。

己未三月初一日，元帥馳啓曰：「卽到牛毛寨，……喬遊擊先行，時所經賊寨，斬首二十六級。及暮，虜兵三十餘騎衝犯唐營，遊擊戒嚴經夜，我師纔布營山下一二里餘，虜兵三百餘騎來屯，日暮時，稍稍散去。」一三八·一二五

初二日，元帥兵進駐深河地方，馳啓曰：「臣隨都督在中營，臣景瑞在右營，鱗次行軍，三十里許，到深河地面，去虜寨六十里，賊兵三百餘騎來屯以待，喬遊擊劉吉龍等一時齊進，賊敗北，天兵追殺者甚多，敗卒百餘騎，窮縮登山。弘立承都府分付，令中營將文希聖進擊，景瑞亦率右營精銳追之，希聖中矢傷手，軍兵亦被傷，臣領中軍安汝訥及手下精兵進陳於山上，使希聖兵下營休兵，臣令軍官盧毅男、架梁將金洽、別隊將韓應龍等將大兵搏戰，虜發矢如雨，且戰且退，洽賈勇突入，賊退伏巖崖，出射還伏，懸崖絕壁，容足甚難，未易進勦，依木相對，難以弓矢烏銃亂發，中死者殆半。而唐人等爭斬首級，我兵力戰而已。日暮時，臣始鳴金退兵。」一三八·一二七、八

是綎及鮮兵最初獲勝，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當劉綎兵出寬奠時，東廓衛民皆避於山林，劉綎兵焚遺寨，殺癘醫不能移者，向前而進，牛祿厄真托保厄里納厄黑乙三人

率守衛兵五百迎敵搏戰，被劉綎大兵圍住，厄里納厄黑乙死於陣中，折兵五十，托保領殘兵四百五十餘人逃出。」明史綎傳略同。雖爲盡量掩飾，猶露局部真相，並可與此相參證也。

日記續載在深河清實錄作阿布達里岡 決戰：

十二日，平安監司馳啓：「天朝大兵及我三營兵以初四日敗績於深河，時遊擊喬一琦領兵前行，都督居中，我國左右營繼近，元帥領中營在後，賊旣敗，開鐵撫順兩路兵，回軍東出，設伏於山谷，喬遊擊卒遇奴伏於富車地方，一軍敗沒，僅以身免。都督見前軍不利，督兵進薄，賊大兵奄至，彌滿山野，鐵騎墮突，勢莫敢敵，蹂躪廝殺，一軍就盡。都督以下將官坐於火藥包上，放火自殺，我國左營將金應河繼進，布陣於野次，設拒馬木，兵纔數千，賊乘勝薄之，應河令火礮齊放，賊騎中丸，死者甚多，再進再退，忽西北風大起，塵沙晦冥，藥飛火滅，礮無所施，賊以鐵騎蹙之，左營兵遂敗，死亡殆盡。應河獨依大樹，以三大弓迭射，應弦穿札，死者甚衆，賊不敢逼，乃從後刺之，鐵槍洞骨，猶執弓不釋，虜人亦皆嘆惜，相謂曰：若有如此數人，實難抵當，稱之依柳將軍。左營兵未及排陣，俱被殲滅。元帥將中營，登山據險，形孤勢弱，士卒不食已兩日，賊悉衆合圍，士卒知必死，憤慨欲戰，賊乃招我國胡譯河瑞國，語以通和解兵之意，金景瑞先往虜營，結約而還，又要弘立俱盟。天朝敗兵數百，屯據原阜，呼我軍中曰：漢人之在爾軍者悉出之。又呼曰：鮮人之在漢陣者皆歸之。時喬遊擊來投我軍，以爲庇身之所，見我國與奴連和，情態卽異，書小紙付其家丁，以傳其子之在遼東者，卽以弓弦繫項，我國將官救之，乃挺身墜崖而死。弘立等盡搜天兵，送於虜陣，賊縱擊盡之。」一三八、一四九、五〇

富車當卽清實錄之富察，實錄謂先破綎軍，後敗一琦，此言一琦先敗，綎後敗，未詳孰是。由此，可見明鮮兵飢餒之餘，作戰仍烈，予清之打擊甚大。明史綎傳亦謂「大清兵擊之而不動，已乃張杜松旗幟，被其衣甲紿綎，旣入營，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殊可相互參比，以揭實錄之隱。至清殺漢人雖多，然一部爲鮮兵降後所搜送，則直以戮俘爲武已。

同。日記復載清方之損失：

己未四月初八日巳時，王接見常差官於仁政殿。……差官曰：「……奴酋女婿胡忽里及其第三子爲貴國金總兵景瑞陣人所殺，首級雖不獲，得其水銀甲，已到老爺楊鎬衙門，老爺以是甚爲喜悅矣。」王曰：「此語今始聞知，不勝喜幸！」常爲楊鎬差官

案太祖三子阿拜及婿何和禮實得善終，又所謂水銀甲者，據日記十三年天啓元年九月初十日載滿浦僉使鄭忠信出使建州之報告：「其兵有八部，二十五哨爲一部，四百人一哨，一哨之中，別抄百，長甲百，短甲百，兩重甲百。別抄者，著水銀甲，萬軍之中，表表易認，行則在後，陣則居內，專用於決勝」，則是清兵精銳之軍服而已，未可執此以爲服著之人即太祖之子或婿也。惟籌遼碩畫拾玖陳王庭題本載：

（己未）三月十三日，據督防北關委官王世忠持金台失白羊骨夷文一紙。……

（金白二酋）再稟：有奴酋男貴英把兔中軍韋都男俱被兵馬殺死。

此與前引日記疑係同一傳說，果爾，則此消息或金台失等所報告者乎？所述縱不實，然葉赫去建州孔邇，或清宗室及大將中有陣亡者未可知也。王庭本續載：

又據金酋說稱，（三月）十一至十五日，每日屢屢從建州走來部落共五十餘名，供說奴酋兵馬與天朝兵馬對敵，大小頭目并部落在陣時死了許多，中傷無數，到家又死了許多。奴酋合寨日夜哭聲不絕，又兼糧米缺少，個個驚惶，來夷恐本寨日後難以存亡，得便來投北關等情。

吳伯與題本亦謂殺傷敵兵兩萬人，據此，清雖倣倖獲勝，傷亡已多，而清實錄乃謂「戰三路兵時，我兵約折二百人」，自不實矣。

（丙）楊鎬性格

兩次失敗，雖難盡咎楊鎬，惟就其性格方面分析，則亦有其致敗之缺點。此事中國史籍不爲詳載，尋繹朝鮮實錄，尚可推證。李叟實錄載：

丁酉五月丁巳，上曰：「楊鎬何如人也？」李恆福曰：「中原人謂其性快而無慈祥仁厚之意，故所在地方，人皆苦之云爾。」八八・四〇

六月辛酉，上曰：「想楊鎬爲人，必是性急險辟之人，我國不幸矣。……前

聞盧兒哈赤以爲中原待我厚矣，自楊巡撫來後薄待云，此必嚴急之人也，何意今者乃來我邦乎！」八九・三

案時鎬初履朝鮮，銳意平倭，因恐鮮人上疏厭戰，故凡其進呈中國奏文，勒使先交審閱，以此頗招反感，上言蓋爲此而發者，然亦可見其秉性之苛察矣。同書又載：

戊戌正月己酉，經理楊鎬接伴使吏曹判書李德馨狀啓曰：……經理顧謂甯國胤曰：「我今欲催各營兵再攻島山」，國胤曰：「人困馬疲，以此兵何能再舉乎？」經理怒罵曰：「將官無一人，你亦說道如是耶！」九六・二七

時兵敗疲憊，無力反攻，甯國胤進諫之語全是事實，而鎬怒斥之，其使氣何如耶！又同年五月丙戌：

經理接待監郎廳以右議政意啓曰：昨夕黃應暘入來，臣今朝相見，則行長所送倭子七名拘留在任，實朱元禮獨來，已到天安，明日當到此云。應暘因言：「老爺竊欲處置朱元禮，殺一人無益，且浙江福建近處被虜人留在倭營者，其數甚多，若聞此言，則必阻其出來之心，老爺性急而不深思，我心甚悶。」一〇〇・五

朱元禮華人，爲倭所掠，明在島山敗後，倭使元禮議和，鎬既無力反攻，又欲殺之以洩憤，真所謂「性急而不深思」者矣。又是年：

五月丙申，經理豁達有略之人，爲國盡忠，號令必嚴，今此東征諸將之中，可謂第一。……而慮事率爾，發於意，則雖千百人言之，不少撓改，乃是斯人之病痛也。一〇〇・一七

六月辛未，經理都監啓曰：今朝黃應暘見臣說稱，「……楊都爺性快，但欲一心幹事。……都爺元不是難知人，元不是不好的人，第以性氣急而言語輕快，凡有所爲，欲卽幹出，且功罪之間，任怨快斷。」一〇一・一三

丙子，上曰：「楊大人豈尋常人哉，但性急而言易矣。」一〇一・一八

據此，鎬蓋一急功好事，有勇無謀之人。其襟度固執狹隘，島山之戰，南兵曾控其賞罰不公，前已論及。茲復述其關於薩爾滸戰役者。劉綎屬南兵系統，在東征期間卽與楊鎬左，宏實錄載：

戊戌六月庚辰，崔瑾啓曰：昨日往劉提督衙門，聞之提督昨日出入時，坊

民等請留經理楊鎬，則提督大怒，呵責曰：「經理聞喪不解職而來，罪一也。島山之戰，欺罔皇上，罪一也。」且言「他人之代爲經理者，必勝於楊，你等何苦請留耶？」大概提督文致經理之罪，不遺餘力，倡言詬斥，略無顧忌。聞本國爲經理申理，盛怒，近日噴責之事，未必不由於此矣。一〇

一·二三

己亥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壬子，李德馨曰：「劉綎每言楊鎬不解用兵，多殺軍兵，俺欲不殺一人而蕩平賊穴云矣。」一〇九·七

時鎬被控免職，朝鮮代爲申理，綎阻之，揚詞醜詆，可見兩人之間隙。迨四路出師，鎬以經略總制諸將，綎分兵既少，糧餉又缺，未必非有意陷害也。璉日記：

己未二月二十六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臣弘立見都督綎問各路兵數，答曰：「西南路大兵齊進，東路兵只有俺自己親丁數千人，且有各將所領，要不出滿萬耳。」臣問曰：「然則東路兵甚孤，老爺何不請兵？」答曰：「楊爺與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國厚恩，以死自許，而兩子時未食祿，故留置寬佃矣。」臣問曰：「進兵何速也？」答曰：「兵家勝算，惟在得天時、地利、順人心而已，天氣尙寒，不可謂天時也，道路泥濘，不可謂得地利，而俺不得主柄，奈何！」有不悅之色。一三七·一七七

二十七日，都元帥姜弘立馳啓曰：「東路諸將所率軍兵，聲言三萬有餘，以臣所見，不過萬餘名，都督以不待後至之兵，徑先出兵，顯有怨恨之意，發於言語，喬遊擊亦以倉卒興師爲慮。……經略催兵令箭到都督處，督令進兵矣。」一三七·一一九

是楊劉之間，芥蒂仍在，鎬此次起復，年事已高，於二十年前宿怨，猶未能釋，其箇性頑強，蓋至老不易也。

四路出師，李如柏軍獨獲保全，論者誣鎬故爲左袒，自不可靠。惟鎬素與鐵嶺諸李厚，意爲此說之所由起乎？則其優遇北軍亦可見矣。又明史貳玖壹潘忠顏傳，載忠顏致鎬書，勸勿以馬林爲主將，不然必敗，鎬不聽。林爲芳子，蔚州人，豈以爲北將，故委任不疑歟？

至鎬對待南兵，仍甚歧視，籌遼碩畫拾捌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

自鎬用事以來，威令不行，賞罰不信，昵私交而輕南將，則豪傑灰心，怯任罪而重卹典，則英雄短氣。

此疏上於三路失事之後，容有情感意氣雜其間，要鎬之輕南人而袒北兵，固爲事實也。

綜貫以上所述，鎬胸懷褊淺，任氣好矜。雖操履方潔，然軍旅戰陣實非所長。故一遇兇頑狡獪之敵人及調協龐雜不齊之軍心，如島山薩爾滸兩大戰役者，則鮮不愆事矣。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九日脫稿